

惇山老人夢遊集

全

卷四
文五
終

C40

4514

(138)

240-4514

了翁主書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於紫雲山
戒微武塔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四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日錄

法語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叅禪者多及乎相見都是顛倒
漢以固守妄想爲話頭以養懶惰爲苦功以長我慢
爲孤高以弄唇舌爲機鋒以執愚痴爲向上以背佛
祖爲自是以恃點慧爲妙悟故每到鼓林身業不能
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爲
下劣以行門爲賤役以佛法爲冤家以套語爲已見

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瞌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即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淺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卽爲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痴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不爲大可憐愍者哉禪門之弊一至於此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但看百丈侍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插鋤子野鴨子公

案便是眞實勘驗工夫處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誠楊岐之事慈明二十餘年行門親操執事百千辛苦未嘗憚勞故得光明碩大照耀今古若懶融之負米黃梅之碓房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叅禪爲向上只圖端坐現成受用袖手不展一幘不拈如此薄福絕無慚愧之心縱有妙悟只成孤調絕無人天供養況無眞實修行虛消信施耳墮沉淪者乎若是眞實爲生死漢子當觀本師釋迦文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爲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如此當發

勇猛拚捨一條窮性命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
供養大衆一切行門苦心操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若於日用六根門頭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古人
云從緣入者相應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縱不悟
道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老人以此示之
遍告同衆

示歸宗智監寺

歸宗爲古尊宿說法地惜廢久矣幸達觀師倡興復
之機旣而湛公竭身盡力竟還故物遂成道場今二
十餘年矣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余丙辰夏來禮

金輪舍利塔觀其寺之規模甲匡山之勝因思輔弼
者誠難其人及衆中見禪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
氣因屬王者命爲監寺時以唯唯及余之雙徑明年
夏還山則禪人云適他往余悵然若有所失未幾禪
人歸余甚喜卽令典舊職禪人作禮受命及觀其行
事井井有條事上以敬御下以慈處衆以和持身以
勤潔已虛心百事俱理余深喜其叢林得人且自慶
余知人也私謂禪人循循善行未知其實操履因
何而能然也久而詢之禪人善密行凡衆人盡日所
務有不及者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一一親爲料理

明發則事無不辦者余嘻噓而歎曰有是哉此人之所以難能也余嘗見鼓林年少率無慚愧一味養懶三業不攝禮誦不修甚至曰晝安眠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備大衆之務乎此禪人立志堅強故操履大越於人者多矣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獨稱羅睺爲密行第一故爲佛長子此土前輩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爲鼓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故閻羅殿上圖像供養吾聞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故感爲天中天是知從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

立世間福田功德也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荷負鼓林卽是建立三寶三寶常住卽是續佛慧命慧命不斷卽是報佛深恩知恩報恩卽是慈父之孝子矣捨此又將何法以爲佛弟子乎雖然善始而成終者此又昔人之所難者禪人旣秉如此操行之志更立堅強久遠不退之願二六時中念念諦思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若可積者則如須彌山所飲母乳若可存者則如四海水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何曾一日以此身命而修出世之行若果有之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

發難得之志一生盡命不捨本行則是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謂不虛生耳禪人從此更發精進居一切時但將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則話頭蘊在胸中隨就作處心心參究畢竟因甚道無一旦搥着抹着一念疑團迸裂則從前生死頓然了却是可謂福慧二嚴一生取辦此正古人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則前三十六代祖師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輪也

示自宗念禪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種妙行識心達

本了明自性謂之自利莊嚴佛土教化衆生謂之利他利他謂之修福自利謂之修慧故佛圓滿福慧稱兩足尊是以菩薩發心勤求無上菩提不出自利利他二利而已所以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爲諸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不捨諸行是謂利他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我等曠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沒捨身受身不可思議皆是虛生浪死何有一毫真實行門若有實行則定不似今生這頭面也回光返照猛自思惟豈不痛哉禪人今幸仗夙緣早得離塵

脫俗身著袈裟永離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諸祖說法
勝道場地此萬劫難遇之緣一旦身處其中豈不大
生難遭之想正是饑逢王膳病遇醫王自當慶幸無
量矣卽盡此形壽拚捨一生作此功德已勝百劫千
生空過無益也禪人旣歸心老人當信老人言自今
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持勇猛剛強之志盡自己色
力量自己才能辦一片肯心任緣隨願耐心耐煩忍
苦忍勞卽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已勝一生空過矣豈
可輕棄妙行抱守愚痴以偷安爲便禪人自說身弱
神疲不能任事此固爲然古人貴在心力強願力大

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雖小恙不爲大苦若造惡業
墮在三途卽求今日以小病小惱之身心求作福田
之利益不可得也佛令衆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正
是今日策發精進幢也禪人但以安忍之心爲前導
自然忘疲勞無厭倦也古德云寧有法死不無法生
縱捨此身命作此妙行猶爲般若舟航可到彼岸苟
不勉力強志可謂虛負此生旣到寶山空手而歸豈
不惜哉禪人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空心空則神不
竭神不竭則身不勞如此是爲無作妙行遇緣卽宗
定不爲日用所轉頭頭成就大解脫門矣當諦思之

示陸將軍

將軍爲濠梁世胄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也中年知向道從法門諸善知識叅求生死大事入海門周先生室先生雅愛之嘗拈古人勸君識取主人公之語示之喫緊提撕處老人東遊過曲阿將軍從諸居士鴈行入室聞法言默有警惶及秋老人歸隱匡山將軍謁老人於金輪峰下因請益曰自知殺業太重願求懺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僞固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然佛性無二衆生與佛不隔一

毫但善達其性則衆生卽佛不善達其性則佛卽衆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以之洗穢則汚濁故佛之慈悲卽衆生之殺機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故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而世人愚痴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取劫劫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爲功多豈不爲至愚至痴而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

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其殺人以為功殺生食肉資口腹以為快其愚等也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佛言貪慾嗔恚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為殺賊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為大榮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為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謀可謂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觀自古豪傑能輕生於一諾而不能忍一話力能舉鼎而不能自斷其慾拔山蓋世之雄至勢窮斷命之際不免涕淚於虞姬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將軍果能自制其勇以返治其心以

全固有之佛性不負天真乃真丈夫真豪傑之能事也老人葛藤至此是謂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真懺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棄妻挈子出家曾叅達觀蓮池兩大師乃之南嶽湖東掩關老人將卜居南嶽時成破關相迎一見心生孺慕老人因吊二老東行遂侍巾舄及卜居匡廬為休老計成即願從事一日作禮白言某幸末法為佛弟子志出生死親見三大師現身五濁惡世衛護法門行其難行忍其難忍調其難調每

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將謂空言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私謂不必虛慕古人而羨牆不遠典刑現在便可盡形壽以依皈誠難捨此而別求怙恃矣乃寫三大師之真願終身佩奉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卽往來人天周流六趣曾無厭倦者乞師爲我證盟之老人聞而笑曰此固子之深心本願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請試觀夫本師和尚毘盧遮那法身非身以文殊觀音普賢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然文殊智也觀音悲也普賢行也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故如來法身若言其智則徹法界理事因果乃至

艸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盡衆生界心念頭數莫不徹其根源若言其悲則盡衆生數皆爲己身故凡衆生之饑寒困苦疾病痛痒乃至三途劇苦皆菩薩全身一體而共受之故能不捨於一衆生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徹法界無一艸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故普賢十願一一皆言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是故本師毘盧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不唯少一法而法身不成卽一衆生而非自己則法身不遍乃至塵毛艸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

法身斷滅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如首羅三目
卽一而三卽三而一名異而體同體一而用異不卽
不離非三非一然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苟
能學此三聖以盡智慧行願之量而亦未盡法界之
量若有挺特沒量大人能於毘盧頂顙上行回視此
三行者大似喚奴作郎矣是則以此而觀三大老者
汝以瞽眼而見空華耳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
士者又不啻奴兒婢子矣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雖
然三老固不足盡要於法身軀中亦塵毛耳苟能從
此發堅固心能捨身命建立三寶凡有纖毫裨法門

益衆生事皆法界全體之德用如由一塵以遍諸塵
始一毛而融多毛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
此心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是則生生
世世食息起居行住坐卧未離本師一毛孔外是則
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沒不出如幻三昧
耳逢場作戲杆木隨身說幻法以開幻衆是則有之
何足以爲師哉其無以限量心自隘如來法身境界
可也

示自覺智禪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于辰朝當自摩頭此語最爲親切

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徹骨髓嘗謂末法比丘
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
更不思我是何人物從何來爲何而受所以知恩者
希而報恩者少特未一摩其頭耳苟回光一摩其頭
則不覺自驚曰吾爲何剝除鬚髮而不與俗人爲伍
耶苟知形與俗異則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
敢念俗如此則樂遠離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
猛入山惟恐不深矣又安忍混從市俗縱浪身心爲
無慚人作無益行耶自覺禪人向住人間適遇會誠
卽躍然來匡山禮老人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老人

因示之以雙修之行吾佛稱兩足尊者以福慧兩全
也爲佛弟子志學佛者無越此耳故修慧在乎觀心
修福在乎萬行觀心以念佛爲最萬行以供衆爲先
是二者乃爲摠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動念皆是妄
想爲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
念念成淨土因是爲樂果若念佛心心不斷妄想消
滅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成佛法身然衆生所以貧
窮無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
福德直爲生死苦身念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
今以貪求一己之心轉而供養三寶以有限之身命

隨心量力供養十方乃至一香一華粒米莖菜則如滴水入滄溟一塵落大地縱海有枯而地有盡其福無窮故感佛果華藏莊嚴爲已將來自受用地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禪人如生疲厭當自摩頭則自發無量勇猛也

示龍華泰禪人 有序

余徃乞食長安時過龍華樹下主人瑤庵師物色余甚驩視猶多世親因也一食不忘余覩王舍城中諸住剎者率多浮習獨師孤硬潔介遇物不假聲色心知其非塵中人也遂相與莫逆故數數徃

來若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爲親故無間然及余居五臺隱東海二十年來如一日也旣師化去若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及余被放嶺外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頃余出嶺之南嶽時則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余見之不覺五內酸痛則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禪人相待旣而余歸匡山則携禪人與之同歸者意念爾祖之德異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爲報地耳居期年以開荒之勞身心未及放下頃政爲禪人指示發覺初心方有趋向適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

緣余刻意留之不可得禪人將別請益老人因示之曰

吾出家兒先須急其大者畧其小者何謂大生死是也何謂小世緣是也古德云除却死生真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以衆生沉淪苦海汨沒世緣積劫以來以至今日未嘗一念返省也今幸爲佛弟子身著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而不捋捨世緣苦心參究已躬下事切恐今生錯過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之諸緣畢具否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違去則固爾當以死生之念爲急辦道之緣不可失事

畢旋歸老人幸得活埋空山但存殘喘一日則與禪人切磋大事有一日之功老人以畢命爲期禪人以死心相待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不獨禪人以了積劫生死大事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禪人行矣其無久滯他鄉重增生死業累耳

示翠林禪人

佛祖教人唯在真心實行爲出生死之要心真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無一事而不真行實則凡所云爲無一行而不實故真實如好種子其餘作爲立行種

種皆發生之緣以是之故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成就菩提以爲結果果者實也以始終皆真實故故佛呵二乘爲焦芽敗種者以其心行不真實故也從上諸祖教人參須眞然悟須實悟是知一切衆生爲虛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顛倒用事劫劫生生未曾一念真實故於生死海中漂流無可憑據難到彼岸者正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耳況爲佛弟子者身在袈裟之下豈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業識流轉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真實履踐之行者乎此乃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最爲可

憐愍者不但自己虛生浪死抑且信施難消復自酬償無有窮已又豈不爲大哀者乎禪人既不遠千里來叅老人必發一片眞實信心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何所爲而來耶旣發眞實信心不是一見便了不求一段眞實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眞實之行卽從眞實心中發現果有眞實實實爲生死之心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從頭一一細思檢點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眞實事從前已是虛過卽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將一切世間情根妄想攀緣一齊放下將此一把骨頭一齊拋却將此一

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任他日炙風吹一切安
逸飽煖思慮盡情撇却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掛在眉
毛上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看他一
念世間心起便是墮在生死處定要把斷不容毫髮
如此參究不悟不休卽此一着便是爲生死真實心
卽以此心向二六時中一切動作云爲種種行門至
禮拜三寶供養十方調和大衆看侍老病一切行門
無不親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厭倦心不生一念人
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師
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盡形不改卽此便是真實

之行若此心行皆真則無一事一行不是實事所謂
妙行果能如此操心立行透出本地光明則將積劫
所染一切貪嗔痴愛習氣種子一一消融化爲成佛
真實種子矣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不負出家不
枉遠犯風波叅訪知識若仍前涉虛止作常情業垢
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不唯辜負此生實取竄劫
三途之苦耳

示順則易禪人

學人貴有遠大之志以吾人所具廣大真心與佛同
躰包法界爲量但迷之而成叢爾幻妄身心執之以

爲已有堅固執持爲我而不化則一切業累皆從我立一切苦惱皆因我生乃至長劫輪迴皆我所致以此迷之而不覺如佛所云棄海認漚目爲全潮是可愍者舉世皆然其無足恠若吾徒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近佛法乃出情之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少能餐采法味而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顛倒之甚也且以法而爲利媒又其甚也可不哀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清修固已遠矣然徒以清修爲行而不刻意究竟生死根株猶然以雅尚爲高而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創志不遠

是以一日之價爲得也可不負其本有哉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最難得者厭生死禪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是猶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余老矣餘日無多生死大患橫在睂睫恐厭之不極禪人年亦長矣能以老人之厭自厭倘不厭老人相與千巖萬壑之間絕影忘言修厭離行從此長揖五濁永離四生同遊廣大極樂之鄉豈不爲最上因緣哉又奚止于褰糧千里之適視彼榆枋蒼蒼者固未足與道也

示查汝定

往余居海外之三年戊戌查汝定不遠數千里謁余於行間一見忘形相與莫逆既余從南嶽之雙徑取道金沙居士忽再見越十九年歡然如未別時第白髮相看耳晤言旬日爲作小像贊而行及余還匡山誅茅五乳聊爾棲息明年季春既望居士忽杖策來余一見大爲奇事何當衰年不辭跋涉親師問道於青山白雲之中其志趣豈尋常者耶居士覽余所居倚七賢而面五老儼然而對天際真人雲霞出沒於永袂湖光照映於睂端固天壤一絕境噫嘻塵世安能有此夢想耶居士卽判然有歸老志旣而策杖登

覽遍歷其窈眇窮巖絕壑捫摸無所不至歸而告余曰今觀此山始知天壤之廣大山川之鉅麗乾坤之靈秀卽探五嶽而望崑崙亦未逾於此也因思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且覩江湖之浩瀚窮天地之高深其猶踞蓮華而窺香海是知佛道之廣大世界微塵須彌芥子由是觀之而天下未足以小言之耶乞師指示目力所不能覩足跡所不能窮大有逾於此者願終身卒業焉余曰子之所悅者是以見見其跡未嘗離見而識其微也其所見者相未嘗離相以觀其妙也語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若離

見相而洞達其幽微則須彌未足盡其大世界未能
廓其量也試爲子言之以太虛而觀世界則世界一
塵也以世界而觀須彌則須彌一塵也以須彌而觀
茲山則茲山一塵也以吾心而觀太虛則太虛猶夫
一塵也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若以智照一
心則虛空大地世界微塵不出吾身一毛孔耳視一
毛而能含受虛空世界則一一毛孔一切皆然由是
觀之卽一毛孔能同法界周遍廣大之量豈彼介爾
天地點滴江湖又詎可以窮其智性哉雖然色性智
性無二無別以智融色則色隱而智顯以色眩智則

色顯而智亡色智尚然又奚可以目力之所見足跡
之所窮以誇廣大之域盡浩渺之際哉子其離見超
情遺形釋智而洞乎真際則聖凡之出沒世界之成
壞猶夫空華起滅耳又何足言小天下哉子乃棲神
於此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又奚可以
一培土而盡其天年耶子其諦觀而深察之無以纖
塵瞽目失曠觀而自小也汝定再拜稽首曰學人向
之自束于見也其猶醢鷄歟今蒙師指示發吾覆矣
請事斯言期卒業以盡命焉余於是乎書以遺之歸
示玄機叅禪人

禪人以持明爲專行從事者三十年心地未有發明
乞老人指示持明與叅究向上用心同異老人因示
之曰佛說修行之路方便多門歸源無二摠之一切
行門單以破煩惱斷情根發明本有而已卽叅禪提
話頭與念佛持明皆無二法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
以磨煉習氣破除妄想爲要務返以執着之心資無
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原其此事如用瓦子敲門
只是要門開不必計其手中瓦子何如也以吾人無
量劫來積集貪嗔痴愛雜染種子潛於藏識之中深
固幽遠無人能破故聖人權設方便教人提一則公

案爲話頭重下疑情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久久
得力如逼狗跳牆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謂
之悟道若是單單逼拶妄想不行何必話頭卽婆子
數炭團專心不二亦能發悟况念佛持呪有二法哉
禪人持明三十年不見効者不是呪無靈驗只是持
呪之心未曾得力尋常如推空車下坡相似只管滾
將去何曾着力來如此用心不獨今生無驗卽窮劫
亦只如此及至陰境現前生死到來依然眼花撩亂
却恠修行無下落豈非自悞自錯耶禪人從今不必
改轉就將持呪的心作話頭字字心心着力挨磨如

推重車上坡相似。渾身氣力使盡，不敢放鬆絲毫。寸步脚跟不空如此。用力時只逼得妄想流注塞斷，命根更不放行。到此之時，就在正着力處，重下疑情。深深覷着，審問只這用力持呪的畢竟是個甚麼。覷來覷去，疑來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轉身吐氣不得處如此。正是得力時，節切不可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爲難。生退息想及逼到一念開豁處，乃是電光三昧，切不可作玄妙歡喜想。從此更着精彩，拚命做去，不到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時，決不放手。若能如此持呪與叅禪，豈有二法耶？所以道俱眠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證明。卽親見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說也。

示智沙彌

方今出家兒於末法當闢諍堅固之時，有能決志爲生死大事，單提向上一着，以了悟爲期。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以今亦有叅究此事，又惡覺惡習濃厚，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道。此其難也。古德云：未能叅究向上，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一則根器稍利，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以多聞薰習之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則不獨

自了心性抑且爲人師此亦報佛深恩不負出家之志至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卽持誦一門尤爲要行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爲五品觀行之首卽法華所說持經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卽得六根清淨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今沙彌旣知厭生死苦拔佛出家苟無專心一行豈不孤負此生卽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如古人潛心理觀一旦忘言契心得佛心宗是由文字而得摠持此所謂旋陀羅尼門由此證入斯則歸源無二方便多門歷劫生死根株仗此法門一時頓斷豈不爲無上菩提之徑路乎若悠

悠歲月唐喪光陰墮於粥飯常流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又何取於出家爲哉

示性覺禪人

出家本爲生死大事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爲何物但知隨波逐流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古人叅方行腳訪尋知識單爲究明已躬下事今人行盡天下歷徧鼓鉢林唯鼓粥飯氣習竟不知善知識爲人處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無下落是爲可憐愍者至有一念爲生死心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禮誦念佛爲修行一生辛苦到底於已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於生死分上

了沒干涉禪人發心真實爲生死大事唯有參究向上一着爲真實工夫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古德參究機緣儘多唯有念佛的是誰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禪人今日發心參究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先將身心內外一切妄想雜念念頭一齊放下放到沒可放處卽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四字歷歷分明急着眼看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聲佛有力便下疑情審問這念佛的是誰審之又

審畢竟是誰看得纔有昏散現前卽便快着精彩又提又看又審又疑疑到疑不得處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如此便是話頭得力時也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於日用一切時一切處念念不移乃至久久夢中一似醒時一般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忽然疑團迸裂自然頓見本來面目若肯發此決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切不可求速効切不得將心待悟若工夫綿密自有打破之時節也如上所說參究一節最是易爲省力只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疑得切不拘行住坐卧

動靜閒忙都是用心的時節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此之謂也禪人有志真爲生死便從此一路下脚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

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以法界身隨緣應現凡一稱其名卽得脫苦是則大士豈定居於普陀耶殊不知海喻生死山喻涅槃大士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卽衆生日用尋常皆大士威神顯現湛然寂滅猶如寶山故以海中普陀象之由在衆生煩惱海中衆生有苦卽大士之苦故一稱其名卽得解脫乃衆生喚醒

自心大士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寂滅則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濤不能撼動是故名爲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爲大士棲托也衆生迷妄不禮自心之大士親踞寂滅之道場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乃跋蹠山川必數千里外踰躡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甚矣禪人久叅行腳樂住蘭若是見自心之大士而以方便攝衆生卽是未見自心而必欲徃見大士於南海耶若見自心則念念寂滅現前大士心出現於咳唾掉臂之間若未見自心而他求之是涉海踰河而求止渴於井也雖然如是經云歸源無二

路方便有多門今大地衆生皆信大士於南海合就其機而引進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刺觸目波濤皆人圓通之門必使自信而後已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則不負一翻行脚不然則空費艸鞋錢也

示明輝禪入少林禮祖

若論此事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照天照地無欠無餘卽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終日搖唇鼓舌亦未道着一字及未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與汝大似空拳誑小兒自

是喚作教外別傳之道一似鉢盂安柄一人傳虛十人傳實及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以室九年賺得神光痴種立雪斷臂求之將謂有甚奇特究竟到底直是個覓心了不可得從此承虛接響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二派五宗畢竟不曾爲人拈出直至而今大地黑如漆致使痴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覓自謂傳少林禪是某家兒孫如此誑惑愚人豈不痛哉禪人今日叅老僧老僧此間無佛法禪道與人說甚麼乾屎橛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求佛法禪道捨却自己脚跟下一尺土更向千山萬水之

外向他家屋覓豈智也哉禪人試將已躬下理會着
未出門一步與到匡山時是同是別卽今離匡山一
步到少林往返歸來時是同是別若是別則未出門
一步早已錯却了也况千里萬里乎禪人果能透出
頂門隻眼將別與不別拈向一邊看來畢竟是個什
麼是時方知達麼老胡元未西來黃面老子曾未出
世此段家風築塞虛空充滿十方又何庸妄想馳求
費屨鞋錢如渴鹿逐蹊耶禪人如不信老人試到少
室間取單傳堂前露柱看是個什麼

示法界約禪人

禪人生長建昌自離塵以來久走方外遍叅知識曾
禮紫栢及老人於大都已三十餘年復覲老人於匡
山因示之曰從上出家兒皆爲生死大事登山涉水
求善知識決擇於一言一句之下剿絕命根將百千
萬劫塵勞惡習當下頓斷如脫鞵之鷹自此不復受
人拘繫卽能掉臂生死路頭絕無顧盼諦觀傳燈諸
祖爲人抽釘拔楔處有甚玄妙秘密耶只是學人一
向單爲生死一着蘊在胸中吞不入吐不出扼塞不
通如喪考妣相似偶因緣時熟忽遇善知識拄杖頭
一撥便轉更有何疑慮耶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已今

人行脚走遍天涯入遍叢林眼中到處熨烘烘便是好道場見粥飯精潔一頓飽斂斂的便是好知識縱遇明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如此行脚操方較之古人豈不天壤相懸耶此何以故蓋由各人本分爲生死一件大事未曾把作喫緊耳然爲僧行脚不爲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枉費艸鞋錢豈不大可嘆息耶禪人爲生死出家行脚參知識住名山行苦行種種法行一一經歷且道卽今生死事畢竟如何且道前見紫柏與老人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別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峯頭白雲深處

與王舍城中萬丈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若道是別袖僧行脚眼在甚處若向這裏定當得出三十年卽今日今日卽三十年前紅塵卽白雲白雲卽紅塵當處寂滅若此處寂滅則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無不觸目寂滅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從頭起重到五臺義眉叅見文殊普賢試問何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門待有話會再來與老僧相見

示崇觀禪人

觀禪人往來吳楚不遠數千里來叅一見則知其有

志而未能也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指示但因其名
乃字之曰見微以衆生生死根株微細流注妄想昏
迷而不自知故吾佛大師設觀以照之良以微非觀
照無以見生死之力大觀不涉微無以顯照用之功
力能破幽微則生死可出此特敎家之極則若是衲
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錘但能一念如鐵壁銀山塞斷
咽喉無吐氣處直得死而復甦方有少分相應耳禪
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勦絕命根他時後日苟能吐
却雜毒放下身心再來叅請有分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敎人叅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實要人
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敎
者捨敎而言修行是捨規矩而求方圓也且佛敎阿
難開口便道應當直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場馬鳴大
師開示修行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直如法
故深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生
苦故是知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卽如個
個開示入門要看話頭學人祇知曹曹的去叅話頭
只要妄想貪求玄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祖師
方便法門若說真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

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則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真如合而自然與真如觀脉相應矣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參禪更無別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到恁般田地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爲的事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淨智妙圓脉自空寂是真實功德

是知達磨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是則馬鳴之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真如遍成一切有爲事法今日要求證真如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裏求要在一切日用有爲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目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插禾燒火煮飯事上覲面勘驗故尋常一言一句冷言熱語都是要第

子入證真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
爲人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便起心動
念卽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正此傳燈
千七百則葛藤皆真實印正語非玄妙機鋒語如今
學人不知如此都把作玄妙奇特言語蘊在胸中當
作已解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豈不誤哉若到目
前法法頭頭全是真如當牀現前則所集何法而非
功德哉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如今學人
見拔衆生苦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衆生
却不知能度衆生方是菩薩度衆生苦不是有了神

通妙用纔去度衆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
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衆生實無
衆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
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衆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
無一法可得豈不是直心正念真如如此妙用乃自
已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
事哉以衆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真
如一念事事法上印破都轉作真如妙用便是度
自心之衆生如此叅學是名真叅實究者不是現成
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叅禪幾多

時悟了多少妙處如此見識都是閻老子前喫鐵棒漢返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既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琉璃瓶子一椀粉碎將從前叅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衆生門頭拚却性命去一一着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衆生發菩提心便是拔一衆生之苦則是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真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卽三生十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

度盡衆生處若衆生煩惱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麼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談柄都尊叅禪爲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利便以此相尚遂至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許親近故世無明眼知識卒莫能迴其狂瀾大可懼也智行兩缺何以望法門之興乎大都不深於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

悟爲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耳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叅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叅禪要離想念佛專在想以衆生久沉妄想離之實難若卽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叅究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爲生死心切以叅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眞實法門諦觀普賢以法界爲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旣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

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峰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況此法門乃本師無間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返不如今之業垢衆生而妄談耶故此法門決不必疑但在人之念佛心切不切志決不決耳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叅紫柏大師授叅禪之指今于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請益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爲生死心何如若爲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人覓還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

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丹只服此單方頗令通身汗
出絕後方甦是時始知其妙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
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効耳又何必問取他人扶勉
矣行之決不相賺

示沙彌性鎧

沙彌性鎧來叅請益老人字之曰堅忍惟佛示弟子
曰着忍辱衣名堅固鎧以鎧爲禦患之具譬夫大將
臨敵不遭矢石之患而能全身保命有必勝之功者
鎧之力也且吾沙門釋子蹈生死之場遇五慾諸魔
之大敵非忍力堅固不足以勝之故曰忍色忍欲難
忍能忍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卽吾佛
亦曰種種諸難皆當能忍況末法險道多諸患難苟
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業乎

示夜台禪人

文殊菩薩住清涼山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故西域
沙門遙禮此山爲金色世界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
師利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由是觀之文殊果常
住於此山耶蓋衆生界中煩惱所集爲熱惱地若行
人能開智眼達本情忘知心跡合則當下清涼如是
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步步不離清涼道場此所謂

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夜台禪人久住台山夜遊
故得此名今來南方行脚參禮知識是必親從文殊
指點而來如善財之南詢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脚跟
一步如前周行十方世界未離金色界中在在知識
逆順法門無非文殊智眼今見老人於五乳峯頭與
金色世界是同是別這裏辯得許你親見文殊其或
未然再買艸鞋行脚去叅叅

示省然覺禪人

性覺禪人中歲出家遠來匡山求授具戒以有隱疾
不能久侍辨歸請益老人因示之曰身爲大患之本

衆苦所聚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所謂諸苦
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是故佛說金剛
寶戒心地法門乃斷欲之利具出苦之舟筏也汝今
幸聞此法念念不怠心心不懈卽此便是修行之要
如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合成我今觀此堅硬歸
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諦觀四大各有所
歸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如是觀察念念不怠心心不
昧久之純熟當見此身忽然脫空四大若空諸苦頓
脫卽此功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從上諸祖
未有一人不從叅究中來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

而能得利益者汝當更念此身雖苦幸存一息尚可能求出之方若一失此身枉着袈裟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雖欲求出不可得也故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勉之毋怠

示難名道禪人

學人往叅老人於曹溪特爲發明金剛般若宗旨以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卽悟本來無物遂得黃梅衣鉢是知三世諸佛之所證歷代祖師之所傳一切菩薩之所修者皆以般若爲根本知所謂般若乃諸佛母是以吾人欲求出生死證眞常非仗般若眞因

必無可行之路也所言般若者何乃一切諸佛之法身一切衆生之佛性乃吾人生死業識之心軀也惟此心軀本來光明廣大但一念不覺而爲無明迷此圓明之軀變成阿賴耶識而爲生死根株拘此血肉之軀封固而爲我執以執我故則執有人人我對待是有衆生又執衆生命根不斷是爲壽者以此四相堅固造種種業以取無量生死之苦果皆因執我之故也以此我執堅固難破非仗般若智慧莫能破之我執不破則生死難出故凡夫執我不能出生死一切菩薩着我決不能得無上菩提總之是於生死涅

槃皆有住着故也故曰一切衆生處處貪着是以六祖一聞無住之語卽能了悟自心頓脫生死是則般若豈非斷煩惱出生死之利器乎是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生死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卽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卽佛祖只是教人返求自心故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本來無物但因一念之迷故日用而不知是以但知有此幻妄之假我卽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矣卽今要悟本來法身卽就日用現前

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着我處當下照破本來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則了無衆生衆生既空則生死根絕生死既脫則無壽命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豈非無住之妙行乎若不能當下了悟只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置在目前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就此執處一照照破則當下情念對待心絕卽是無我無我則無人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無罣礙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如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禪人有志要出生死必以

此爲第一義此外別求卽落外道邪徑矣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少年切志向上建立三寶延道上座爲方外友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邇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王人已彼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真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弟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握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爲心不知本有佛性故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以爲正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念是生死根

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所謂虛生浪死爲日用而不知有者矣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爲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此州曰無卽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下疑情審問因甚道無卽閒時回看一念

起處不論善惡是非直便就當下疑問因甚道無尋常二六時中疑來疑去只有一個話頭現前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個疑念真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水消既於胸中敵得妄想消則於一切逆順境界至時自然易破而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以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到卽看破當下水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都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返誤也

示福敦禪人

新安禪人遠叅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敦字曰篤如篤者敦篤純一無僞精誠之至也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真常求無上涅槃之福樂苟非精誠一念純真無妄力破煩惱之魔頭拔愛憎之根而欲頓享無爲之福難矣千里之行在於初步從此戒爲基本乃趨菩提之初步卽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搜拔起處竟不可得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着處矣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若恐不力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中以爲利斧久久根株自

斷矣如此着力是名篤如勉之勉之

示福厚禪人

新安禪人來叅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積如蓋出世之福由漸積而厚至佛乃足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厚之至也故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爲涅槃之安宅福樂之極地也苟不積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之本有良由積劫煩惱侵蝕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從此日用念念知歸但見情塵起處以智光照之久久純

熟則佛性厚而煩惱薄煩惱薄而業障輕業障輕而生死斷是由積真如以斷生死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豈非由積而至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禪人苟能積功累德於無窮則無上菩提之厚福在我一心中求更不向外尋覓也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禪人勉之

示曹溪基庄主

六祖住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僊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紫筍庄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忌本外侮漸侵

毫右蚕食其山場田地多人豪強其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採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而老人初入曹溪未之知也及僧被毫右所凌殆甚乃悉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况吾祖袞衆猶故亞儒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准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時則衆皆膏然不知所止卽有知者亦畏縮而不言獨基公以昔居此者懷知久矣乃歷歷指掌以是豪強氣沮一旦復之老人乃募資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盡以供膳寶林禪堂以贍養寺

後學僧徒之辨道業者將以續六祖如綫之脉因以基公爲庄主是則道賴其養養又賴其主之者斯又以庄主爲最重也老人中興曹溪清其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苟能守之卽千載猶一朝也老人今去曹溪業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所賴獨基庄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在左右至若保護常住秋毫皆如護眼目也因聞之大有感焉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興祖道卽如已成之功苟住持守之如堂主諸執事者遵之如基公又何患叢林之不興祖道之不振乎因思昔黃龍有

不豫之色首座問之答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爲深慮如此而庄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國家皆以得人爲難而叢林亦然曹溪千僧老人居十年淘汰只得一禪堂主一庄主兩人而已求其更二三其人能爲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亦可保其無虞矣故老人於二公者能無感激而發長歎乎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問訊寄此卷請益而老人復何言哉但以堅其忍力以叮嚀之卽出世之業具於此一行矣何以知之惟吾佛出世並無別事但爲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

爲欲得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付託如長者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唯此而已卽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脉之源而曹溪務在得人得人要任膳養膳養賴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興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卽是深報佛恩如此卽名真是佛子矣較之矯儀下現藉佛祖而貪利養滋黑業者實天淵矣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更能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

慧明公案懷在胸中重下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脉苟有一人於此叅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判此身命堅固其心不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示曹溪寶林昴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

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爲資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業三百餘年則鼓林大壞極矣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興其道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此道場無關化王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迄我明萬曆中又將五百年而道場之壞尤甚於宋而僧徒有不遑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兔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爲痛心而去

時當事者即欲以老人料理之未能也又五年庚子幸諸護法一時皆以法道爲心亟欲老人往拯其弊至則哲願捨此身命志爲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時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眼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至若知老人恢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嗟乎是知法門之得人爲難也如此于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凡所經畫爲山門久計者衆皆固然其所經

心關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王破法魔黨競作即前所稱爲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暇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深知老人建立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流委曲調護以排難解紛者而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堂無主幾爲獅王所食子挺身撐住其間不唯道場破壞後學無依即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茲子曰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

嶽而子隨至依依之狀最可憐者既而老人逸老匡
山子尋卽遠來見其感恩之心益驚憂道日深且翼
老人之復至或望至人之將來其誠蓋難以言語形
容者卽古之忠臣孝子之憂國憂家烈女節婦之誓
死而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久
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示之曰子之志固
嘉而子之思亦過矣子未聞大道之替雖佛祖亦難
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蓋不由人力也且道與時
運相爲升降殆不可強卽其人亦不易得也諦觀六
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其道遍天下在在叢林開化

一方不少求其爲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超一
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年志爲祖道力整頽綱者
獨老人而已况在曹溪有衆千人之中求其憂祖道
知老人者唯子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爲懷者豈
易見哉子是過矣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所謂求人
不如求己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
有夙值靈根功夫蘊藉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
心遂得黃梅衣鉢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
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此廣大光明普天匝
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

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既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艸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爲無可不可如是在我全具又何苦思痴痴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要悟自心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

更無做工夫之說自六祖得黃梅衣鉢是時座下不并者多時有三十餘人追至大庾嶺頭慧明道人前至要奪衣鉢提掇不起遂作禮曰某爲法來因而請益六祖示之曰汝爲法來但看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暫時返觀當下頓悟從此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從今向去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却但當自己放下身心拚了一條性命單單一念只求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晝夜六時行住坐卧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

飯裏拈匙舉筋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己本來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這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如此疑到似銀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團迸破自己本來面目當下現前是時方知念佛的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則六祖卽我我卽六祖道法卽我我卽道法是時卽能一毛端頭現寶王刹一微塵裏轉大法輪不假他力自在由我又何必更待他人扶古人云善造道者千日之功亦有十年五年或二三十年或盡生不悟發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多生不昧

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之相且子年力尚強果能決志從前日做起卽十年二十年能悟今生尚遂我本願卽今不悟賴有此叅究功夫般若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不過四五十打箇筋斗如在目前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難哉如此試將妄想枉憂必不可得之心摠打疊來愛道做自己工夫念念有下落步步是實地且不虛此生此世因緣可謂轉妄想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豈不爲最上法門乎捨此而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費心思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

豈不爲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
做工夫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子
慎勿更他慮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子其勉之

示曹溪旦過察融堂主

天下叢林爲十方衲子行脚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
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水饑寒困苦吊影長途
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
望父母廬舍也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視其漠然
而不加意使饑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
病者不得安則其妻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

此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深有見於此也諸方四
路各有退步或有隣封里市容可不得其所而更之
他至若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以故海內衲
子所必往而禮覲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
爲此事况冒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匱足而至
此中可無接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聞衲子
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率
皆旋行托鉢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卽得米升合又無
炊煮皆拾薪就澗或得一食而行乃其幸也老人憂
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爲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厨以

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內堂必使周足聽其饑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理污者浣濯任其久近隨其去來是以業海而爲樂土矣但求一王者不易得也且有卽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或有獅重集此以作魔撓力不能制者多未安也頃昂公來云近得融公爲旦過堂主事事如宜足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人願力所至也持此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爲本當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爲兄弟一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躰之誼又非其他可比也苟

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爲心也何也豈不聞梵網戒經乃佛之心地法門也首稱孝名爲戒所謂孝順三寶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卽入諸佛位是卽以孝順爲戒之本戒爲成佛之本故能行此行卽是作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華嚴經云菩薩布施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爲我不請之友能成就我無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今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滿金剛戒品爲成佛種子卽此一

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卽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也求佛妙道又何如於此也其或未然更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久之一旦識得自已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艸卽是已建梵刹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厭之有哉嗟余老矣愧不能再爲六祖作奴郎公能躋此卽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六祖未到黃梅嶺南尚爲篋屨車地暨得西來衣鉢止於曹溪寶林乃聖僧先開道場於百七十年前待祖師說法四十餘年時座下發明心地者三十餘人其青原南嶽二派分燈續爲五宗傳燈所載千七百員大善知識皆曹溪一脉的骨兒孫而禪宗東振何其勝也法潤海宇獨曹溪根本道源寂寥千載諸方教化在在如林寧無一人留心此山爲整理而振起者豈不爲之大可哀歟老人往與紫柏大師方議同濬其源未幾老人卽以弘法罹難蒙恩遣海外時則以爲佛祖神力所攝也以萬曆丙申二月入山禮

祖則正值魔撓寺僧有不能安者比當道即欲以老人重整道場以在席藁待罪之時未敢應命越五年庚子冬方應聘入山乃不自揣恨不能翻然一新如六祖踞華座時也最初選諸沙彌教習本業比得百有餘人意可成者數十因重建寶林禪堂以安諸得度沙彌翼將見初開化時也忝諸新學夙無聞薰種子若無上根利智難遽示以向上一路各隨機開導讀誦書寫事行而已諸沙彌中有達一者其根雖鈍而習性最純獨有向上志惜乎老人離山太早未能成就以是未滿本願今老人老矣茲逸老匡山時寶

林堂主昂公携一遠來參謁此念感恩之誠最切弟老人無復人世矣一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鏡刮翳開其盲瞶始見天日猶然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然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

種方便皆得雨之功但汝等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昔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取叅求忽然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卽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己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特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叅諸沙彌等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卽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爲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判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

四一寒十曝不但智種不生抑恐作焦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己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脉如孔門之洙泗蓋所係法門非輕也余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落必源頭壅闕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濟之期於匡廬未幾余以弘法罹難達師以余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簷下信宿而歸及

根通
余蒙 恩遣嶺外第執政者亦以曹溪故也及余南
遊過白下師候余於江上且曰某先探曹溪矣卽六
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余曰固願力何如耳及余度嶺
謁六祖覩其荒穢信其難矣時則僧以魔擾不遑安
其居矣徘徊久之而去居五年庚子當事者大以曹
溪護法爲心力致余往整頓之余至則始於祖庭及
諸三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其大小卽諸沙彌率皆
樵兒牧豎耳余選其少可教者爲教授令其沙彌盡
皆受業經典更延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門經書
以破其俗業稍成卽爲披剃授具戒別修禪堂設爲

清規令其各各皆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及其可進
者三之一耳卽方覺乃初所選者惜乎般若之緣不
深老人切誨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
耳老人苦心八年寺僧聞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
嶽時則諸沙彌如失乳兒大可慙焉相繼而隨者不
能留如覺侍者先候於南嶽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
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等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
難也幸而遇老人爲開導又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
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
忘則信根旣具而佛法終有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既知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爲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爲無拘束縱浪身心徒事虛華耽玩山水徒費艸鞋錢竟有何益豈不爲重增業苦耶汝今果能拚捨身命志求大法爲生死大事叅究向上稱色力強健三二十年不異其心不改其志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道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救道場

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汝何全無正知見捨却珍寶從事乞丐之事耶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當擇所行慎無以俗習妄想自誤也

示同塵禱禪人

滇南同塵禱禪人遠至大都親歷講肆久之旣而盡棄所習南叅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勝遂隱約

其間一鉢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壬戌仲夏來叅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以華嚴大經爲常課能知此經之綱宗乎惟我毘盧遮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修普賢行證窮法界名爲報身號盧舍那具有佛刹塵數相好是爲正報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以爲依報安住海印三昧稱普光明智爲地上菩薩演說此經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爲稱性法門種種微妙不可思議廣大無邊而有三部今所誦者乃下部畧本特應衆生心量所見者如此而已其中所詮有四法界統以一

眞無障礙法界而爲根本依此建立四重法界謂事法界理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然雖四重以事事無礙而爲究竟故其大旨謂一塵一毛具含無盡法界一塵一毛如此而塵塵毛毛一一融攝無障無礙所以經云於一微細毛孔中不可說刹次第八毛孔能受彼諸刹諸刹不能遍毛孔又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等重重交映如帝網垂珠念念圓融若夕夢經世正所謂廣大自在威德法門二乘絕分劣解非機非上根大智不能信入是爲難信難解之法也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具

在衆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現前故經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則一切智自然智當下現前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事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此經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然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具性德也隱而不現所謂衆生日用而不知也明眼智人破塵出經卽諸佛證窮此法開示衆生爲大利樂也是知此經所說乃說衆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衆生之心也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而爲

介爾妄想所蔽可不悲哉是以吾佛特爲此事出現世間故曰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諸佛證此大事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爲衆生說更無別事以衆生迷此大事而爲生死故以生死爲大事也以卽此衆生妄想之心若悟之而爲舍那果鉢華藏莊嚴迷之而爲五蘊陋軀娑婆穢土甚至三途劇報然則迷悟端在一念轉變之間耳何日用自昧而不知耶由是觀之卽八十卷之雄文而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

證真故般若多羅尊者曰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
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斯則不獨衆生日用
念念轉如是經卽水流風動鳥噪猿啼無非出廣長
舌也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則盡未來際無間斷
時所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此乃華嚴法界真
經之大旨也禪人若悟此法則於未展卷前徹見無
邊法界於撥火拈香聲歛彈指之間也雖然如是也
要牛皮鑽透始得若透此法門則卽心是戒卽戒是
佛所謂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以自心具足不假外也
禪人如是誦持如是參求是眞佛子是名眞持戒者

不則當面錯過不免如人數他寶也

示修淨土法門

海陽禪人遠叅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
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
會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
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
土最爲切要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究竟
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峰諸大祖師
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是知從上諸祖無有一人不
歸淨土者此之法門乃佛無間自說三根普被四衆

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
心淨則佛土自淨故娑婆穢土乃惡業所感衆苦充
滿西方極樂乃淨業所感故但受諸樂惟今修行淨
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
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
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嬌則身
業清淨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清淨意不
貪不嗔不痴則意業清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永清
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
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

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
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任坐卧拈匙舉筋折旋俯仰
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
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
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
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則感阿
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効驗也然一心專
念固是正行然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故佛爲韋提
希說十六妙觀故得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
侶同修然任各自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

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坐卧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若此觀想成就則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指也若行人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永斷惡業煩惱則心地清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淨土真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土若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污穢佛說是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爲基本發願爲助因念佛觀想爲正行如是修行若不往生則佛

墮妄語矣

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于提處卽下疑情審問這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此靠定話頭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如斬亂絲更不容起起處卽消唯有一念歷歷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沉自退寂寂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寂寂是惺惺覺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沉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寂雙流沉浮兩捨看到一念不生處則

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
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大
光明藏如此方是到家時節日用現前朗朗圓明
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地
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
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玄妙知見但凡
有見卽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
認着一咄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
魔若生憂喜便墮魔中當觀唯自心所現不從外來
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

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爲迷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
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
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
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爲未見本
來面目故不得不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
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
永無疑矣

示海潤禪人刺血書經

禪人發心書華嚴五大部經特禮匡山請益老人因
示之曰毘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現十法界無盡身

雲說華嚴經名普照法界修多羅若正報身諸毛孔中放光明說若依報世界艸芥微塵則塵說剎說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如是之經充滿法界所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今子以有限之身心涓滴之身血若爲而盡書之耶雖然此經果不能書則一切衆生絕分矣且曰法界之經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若悟毘盧以法界爲身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此則日用現前動靜語默拈匙舉筋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若身同法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遍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

與性海同枯矣所以普賢大士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量等法界是則全經不出一字卽書一字亦同全經何況百軸之文禪人苟能作如是觀則自書者與見聞者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花而作供養乃至執勞運力者無不同歸法界矣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斯爲普賢之妙行普眼之境界又可以世諦觀之耶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亦不勉強目見空花耳豈不重增顛倒想耶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

佛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衆生正因佛性本具但以無

明堅固不遇善緣終不能發如種子在地要假雨露
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老人未
至曹溪時諸沙彌所習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
安知佛法哉自老人開化種種方便誘引教導始則
知爲僧矣旣而以佛性難明先敎書寫華嚴大經使
知親近隨順佛法信心若發而後方可引入佛慧初
則二三其人自是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而書此
大經者已成十餘部矣較之六祖入滅已來千年矣
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今沙彌能化能自發心初
刺血書法華經行願品今則書大經將完其師德雲

來禮匡山代爲請益老人因示之曰經云譬如一微
塵中有大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無人知者
假有一人智眼明見剖破一塵出此大千經卷利樂
衆生無窮無盡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
衆生本有佛性具含恒沙功德也有一智人乃善知
識也是故佛性人人本有恒沙功德人人本具以無
知識開導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所招三途之苦報若
悟此佛性則轉惡業而爲無量淨土莊嚴今沙彌能
化能以造業之心轉爲淨土莊嚴作成佛真因所謂
智種含於心地而遇法雨慧日之緣故能發菩提芽

生長善根抽功德枝開萬行花將來必成菩提妙果
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第
子等若人人相望彼此相益則轉穢邦爲淨土轉生
死爲涅槃固無難矣若從此人人勇猛發無上心有
志佛法究明已躬大事卽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
者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是在遙相轉教
之功耳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四終

江州佛弟子左春應同男左克勤發心刻
憨大師法語第四卷計字貳萬叁千個該銀
壹拾壹兩伍錢整
五乳峯侍者廣益編對 海陽鄭一相書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之五

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曰錄

法語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

性元禪人來叅匡山老人字之曰惺初發願書寫大
經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修行佛說方便多門固
在各各發心何如耳第一向上叅禪求明自心志了
生死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弘通護持正法續佛慧命
又次則深厭生死專心淨業願生西方此皆理行爲
最上者若夫事行種種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

之一是佛稱讚者故法華經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清淨此豈事行可擬哉且云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此稱性之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可致耶老人昔住五臺曾刺血泥金書寫華嚴大經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念念不斷不怠不錯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寐寤之中摠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由是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真經現前以此證之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又豈若童蒙抹珠

便以書經求功德耶禪人試以此行如是書寫如是受持似有少分相應若以描寫爲妙行博名高爲求供養之資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爲無事僧也勉之

示昭凡庸禪人

庸禪人往叅老人於五羊請益嘗示以無生之旨別來十餘年矣頃來謁匡山見其爲道之志彌篤而叅究工夫未純以未絕作一件真實大事耳老人因示之曰古人學道第一要爲生死心切不是要求玄妙道理也所言生死者何卽吾人日用現前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內心習氣引發現行起

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所以衆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良由不知自心之過也故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道所以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單要求明自心耳以此心迷之既久無明日厚情塵益深凡日用舉心動念但隨妄想流轉從來未曾返省不知生滅根源古今參究之功不在求玄妙只在求自心生滅之根源耳但以此心一向籠浮如沸湯裂繃未嘗一念清冷如何能究故古人權設方便將一則公案教學

人念念提持參究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如永明教人審實念佛的是誰卽此一無字誰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劍也然此參究審實只是覷此無字誰字起從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只看這一念起落處要見生滅根源若參到極則處將一念生滅妄想斷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方知本自無生今亦無滅無滅無生究竟寂滅耳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已手中從此識得本來人更不疑張三李四恰元來是自已本命元辰如有何玄妙可求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至此則生

死欄柄在自己手中回視日用現前境界如夢如幻如化如影依然只是舊時人但不是舊時行履處耳然此一着若不是最初發心爲生死切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凡有所作皆是魔業可惜百千萬劫難遇之一段大事因緣也禪人果有志此事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歸向到一念上做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乳絲果能如是下毒手做苦切工夫若無真實悟處則從上佛祖皆墮妄語矣然所最忌者唯是無真實心

只將參禪做皮面說好看話耳似此誠爲自欺到底有何利益所以孔聖教人毋自欺吾佛教人戒大妄語耳宜珍重勉之

示履初崇禪人

禪人生長豫章蚤年出家素有向上志聞老人逸老匡山遂棄世諦緣潔心來叅求依止焉老人見其循循故不拒來意因留入衆隨時入室久之察其多軟暖之習而骨氣不剛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策其不逮一日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骨不勁故無

剛毅勇猛之志所謂中無主不立耳所以中無王者以第一無真實爲生死心故無決定久遠不退之志然學道人既無決定之志則一切起操而無特達之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但守閒散任意以爲自在無拘以此爲快如此不唯於道無進至於一切佛法亦無潛心精求之意所以於心既不知檢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故日用現前全無真實工夫亦無真實受用耳如此豈不虛喪光陰空過此生又何取於親近善知識以求出世之業哉是則徒有向道之名而無真實之操可不悲哉子從今日去先要

發一片真實爲生死心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已躬下一段大事畢竟要齊古人方不負此生平如是乃可名爲真學道人不然又何取於虛尚哉子今縱有決定學道之志若不知用心之方亦汗漫無處攝取從今用心要如古人必以一則公案以爲參究話頭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爲穩當若以念佛爲參究話頭時卽將心中從前一切夙習知見一切雜亂妄想思筭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卽看此念起處審實這念佛的是誰如此且念且審

又審又念靠定一念審實得力處便覺心如牆壁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如此久久叅究叅到心無用處如老鼠入牛角時忽然一念迸裂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子能如是用心如此着力自然骨剛氣猛名爲挺特丈夫視前軟暖之狀眞日劫相倍矣子其勉之

示慧鏡心禪人

有引

禪人蘄陽人身在塵勞心懷出世常親立庵和尚中年乃投太空老宿剃染得大定和尚策勵遂懷操方之志曾叅紫栢老人於匡山後朝南海復叩

雲棲法席授淨土法門後回故土因與諸鄉縉居士同歸宗老友重興宗遠庵倣遠公遺事結念佛社修淨土法門老人逸老匡山之六年禪人失明不能親來問訊特使其弟子持書遙禮請求開示禪淨一心之旨爲淨土之資老人因示之曰

吾佛說法以一心爲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爲叅禪念佛而已而叅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摠以念佛爲成佛之要故十地菩薩已證眞如豈非悟耶然皆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故

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第一德雲比丘卽單授以念佛解脫門及至末後參見普賢爲入妙覺善知識乃專回向西方淨土云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由是觀之卽華嚴爲最上一乘而修稱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而十地聖人已證真如尚不離念佛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爲劣行又何疑參禪念佛爲異耶是缺多聞不知佛意妄生分別耳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故初參禪未悟之時也非念佛無以淨自心然心淨卽悟心也菩薩旣悟而不捨念佛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

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卽名爲悟如此則念佛卽是參禪若似菩薩則是悟後不捨念佛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如此則念佛卽是參禪參禪乃生淨土此是古今未決之疑此說破盡而禪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卽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若捨此別生妄議皆是魔說非佛法也

示修六逸關主

余初度嶺至五羊時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卽相率同輩歸依乃至出嶺之南嶽遊吳越相從於艱難困苦之中始終二十五年未嘗少間及余歸

隱匡廬公素爲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從於金輪峯頂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幸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師歸故山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

出家爲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禪人死關三年其於放下身心抖擻客塵煩惱消磨習氣乃最初一步業已自信但於參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以參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何謂生死病根以貪痴嗔慢皆以我見而爲根本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然我依見立是則妄見乃我執之本稱爲法身之刺見刺不拔生死難出是以一切凡夫

執身心人我是非之見一切外道橫執邪見二乘聖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見等覺聖人未忘佛見法見故有二愚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則多先起將心待悟之見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卽執爲妙悟便生得少爲足之見卽將古人言句扳扯回爲已解執爲玄妙之見以此蘊集于懷不肯唾却久之釀成毒藥以致悞墮邪見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爲究竟之見所以雲門道只饒得到法身爲法執不怠已見

猶存墮在法身邊謂之抱守竿頭則永無超脫之見
總之但有絲毫情見未除皆是生滅邊收通是生死
病根縱然悟得尚屬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吐却
何況全未了悟但依希恍惚便起知見自以爲得卽
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己妙悟此皆墮自欺全非
眞叅實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識生死病根之過
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苟知見消亡不
眞何待所以佛示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
離見見不能及此其究竟窮元單以見爲生死病根
以從法身而起妄見見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故今

以離見爲出生死證法身之極則也馬鳴大師示人
以離念爲眞修實證以因念有見若見謝則念自離
妄自泯矣是知貪嗔煩惱之病根淺唯獨見刺之病
根深最爲難拔故叅究功夫煩惱易斷習氣難除習
氣不除則妄見潛滋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
以成魔見矣所以楞嚴經中說見魔最深隱而難知
也禪人有志眞叅實究直須看破切不可墮在知見
網中正當做功夫時只將趙州無字與六祖本來無
一物同叅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
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透底看透無字畢竟有什

麼氣息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個什麼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深雖痛割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切不得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以擬心卽錯決不是古人見處至於尋常應緣時只將話頭靠定歷歷孤明自然不被境風搖奪乃至與人接談時切不可將古人公案當作自己知見以資談柄此一種病根最深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己本分事以此縱心矢口全不曾回頭照着所以不知是病若養成此病則將爲大我慢魔及狂魔之所攝持今

目中所見縑白好說禪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懼也古人參禪無別玄妙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却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知見不存則真見發光自然了無一物矣如此放下時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情塵習氣一觸便燒如紅爐片雪絕無影跡可留回觀一切知見邊事如說夢耳所以道參禪無訣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真實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真實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真實矣公行矣能不念此叮嚀之言則與老人眉毛撕結未嘗有絲毫間隔時也萬無以離合關

心唯以此道是望嗟嗟老人老矣倘負此緣錯過此生則再求今日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

示慧玄興後禪人

東海佛法不行之地自靈山桂峰師開化今捨邪歸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時歎師法利之盛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今學人興後乃嫡孫也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每切念之辛酉歲後來叅匡山一見如再面靈山也改歲後辭歸故山請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訶者煩惱所知二種障爲生死根本然煩惱障乃貪瞋癡愛爲凡夫生死根

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見爲三乘聖人生死根本苟二障之不除則衆苦無由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恠卽學佛法人不肯斷除煩惱又以所學佛法爲所知障生長我慢重增煩惱心地染污種子觸發現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循情造業豈非大謬耶學人今聞老人開示知爲生死大事發心叅求本地工夫此乃最勝願力但今叅究工夫不用別求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不許觸發現行就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當下看破不許相續其用心下手只如楞嚴經所說觀音耳

根圓通旋倒聞機返聞自性一則觀門最好用心若於日用見聞處果能返觀自性則不隨外境流轉如此念念返流則念念是歸真之路如此用心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定不得力此全在違現業一着爲最上行也然又必要爲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學人實爲生死真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說了便休作一種佛法知見也

示淨心居士

往老人過吳中淨心居士叅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以淨心爲道

號別數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卽今生出世從知事以來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返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焉能挾積薪之火豈有是理哉若當人果爲生死心切念念如挾頭燃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牽纏遮障如此下苦功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

矣此事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告訴不得他人全要自己着力若但將念佛做皮面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

余過金沙孫圖南居士爲言仁天大德誦法華經二十餘年深重其操及人天相見貌古神清余將行仁天請益因謂之曰法華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爲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諸佛慧命所係更有何法過於此者乃請益別求乎雖然仁天持經久矣未審果能忘言而得義乎抑區區文字而已乎六祖云心

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不解意與義作讐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上二祖所說是則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是則六祖縱許解義亦未能持又云此經開方便門以示諸法真實之相如是則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無非實相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則仁天畢竟如何持耶如佛所說持品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觀之轉教之功不論解義不解義離息不離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則

慧命不斷由是老人最讚青蓮法社以持法華爲妙行也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真種如是則仁天豈不以轉教多人尤勝自己一人持之耶此青蓮社老人所以拳拳仁天能如佛所讚歎乎

示沈大潔

大潔請益云叅究淨土二行皆所篤信願修但叅究要離念淨土要繫念兩者似違用心難一願乞指示老人曰此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嘗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死但一心不亂豈存念

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叅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叅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概念就叅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他不生而生生卽不生方是永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耶若論叅究提話頭堵截意根要他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叅的工夫古人謂之抱椿搖櫓只這要他不生的一念卽是生也豈是真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只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念念不忘豈是真一心不死古人教人叅活句不叅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剎那者方悟無生卽此一

語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淆訛不可忽也如何參究卽念佛念佛卽參究耶佛祖教人只是了悟無生則大事畢矣然無生豈如木石枯椿耶要在生處了無生爲第一義且參究乃無生也念佛乃生心也如今參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的工夫正當做時先將自己身心世界并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連放下亦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則當下空空寂寂不見有一念生矣就從此空空寂寂中着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如此提起一聲兩聲三

五七聲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觀審實此念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疑情少鬆又似前提又審又疑單看此念佛的畢竟是誰向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絕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搐着觸着真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卽無生無生卽生參卽是念念卽是參元無二法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舍元殿裏覓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卽

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玄妙卽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却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當作實法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爲得總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追到趕盡殺絕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縱做了手依然只是舊時人只是舊時行履處不曾增益一毛但只是眼睛光光亮亮不被他見聞覺知瞞昧也道人真真實實爲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

決不相賺

示本懷印禪人

海印禪人早受業於棲霞嗣與諸同志結社於金沙東禪集海內學人專以背誦妙法華經爲業不數年間成就者三十餘人先社主海耀與諸檀信約請余休老以主之禪人因特走南嶽以迎余一見禪人循循若訥純誠端確則識其爲有心力者及余以了達師因緣至社中見諸法侶濟濟端然經聲琅琅徹如空中梵響余因歎曰卽使聞者入流可證耳根圓通矣時余緣畢雖卽歸老匡山然亦法身常住此中

及三年耀公以緣去而社無主余聞之痛惜急遣書
檀越勉留禪人堅守之以待來者保此法社勿替也
且亟囑禪人苦志居之禪人諦信余言果保全無恙
禪人遣弟子瞻禮持卷請益老人因示之曰甚矣末
法弟子能持慧命而以護法爲心者難其人矣非特
今也昔吾佛於靈山會上欲以妙法華經付囑有在
令於末世受持此經廣宣流布是時無論人天百萬
卽得授記諸弟子中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
此法者必待地湧之衆乃能荷擔由是觀之持此法
者豈易易哉以其五濁惡世衆生薄福其性剛強最

難調伏是以吾佛教持經者必以忍辱爲第一行故
曰如來滅後欲爲四衆說是經者應入如來室着如
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爲衆廣說此經如來室者一切
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
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乃可
爲衆說是法華經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
婆達多世世之冤害及常不輕之禮拜四衆乃至辱
罵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皆歡喜忍之無一念懈
退此正教菩薩法末世持經之最勝行是則吾徒爲
佛子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及受付

攝述
囑持經之菩薩則誓之曰種種苦事皆當能忍是以
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爲
求菩提捨身命處乃至頭目髓腦無有吝惜故教持
經者先以忍行悲此末法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
續慧命乎故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禪人以能
篤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故今不但率保道場抑
且成就已行豈不爲二利之妙行哉惟此一事禪人
切不可可以世諦尋常觀之更於此外別求出生死法
也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一大事者乃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也以久迷而不悟

特勞佛出世爲開示而使自悟入之唯此一事更無
別事所言佛知見者以能見諸法實相也以衆生迷
真知見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其真實之相若
見實相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
此豈獨然禪能了生死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第恐
爲法華所轉耳若南嶽天台皆悟實相之大宗師也
倘法社諸侶讀誦此經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華
三昧者卽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是則護持之人
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議矣若是則縱捨身命亦非
分外况世間言語谷響音聲幻妄小詬豈失出世廣

大法和耶且佛爲此法劫劫生生捨此身命禪人卽能捨此一生成大法益又何外慕別求佛法乎然今縱不能了生死卽仗此法爲舟航願力持之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尤勝從前虛生浪死也禪人旣請老人言應當諦信老人語從此更當發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以成普賢大行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而生退墮之想也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本源覺生長新安自離染來重興仰山道場三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誦圓覺梵行二經亦二

十餘年未嘗暫輟精持淨行皆從夙習般若中來今禮匡山請授大戒拈香請說圓覺大義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故十法界聖凡因果皆一心之影像况此幻妄身心目前幻境豈從外來所謂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是故爲佛弟子若達唯心法門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卽現前念念轉變故曰心淨則佛土淨直如仰山因緣向皆危石巉巖荒榛茂艸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致如斯廣大佛事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

耶老人今爲禪人特授梵綱金剛寶戒此戒名爲毘盧遮那心地法門經云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位是知一念信心卽開佛知見一切佛土應念現前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禪人果能了知此個法門則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爲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則法法皆爲淨土真因若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昧念至動靜無二寤寐如一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卽此身心已坐蓮花胎中直至臨命終時纔捨此身卽花開見佛如從夢覺到此始知生死如夢淨土如幻一念之間永

居不退此外更有何而爲出生死之要路乎是知今日所受心地法門乃成佛之根本更復何疑又豈可以尋常目之耶禪人久修梵行第未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耳但了法法唯心何用別求佛法努力珍重

示陳善人

楚沔稱名郡故文憲之邦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觀智禪人向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衆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遠叅匡山俚人爲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

戒謂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途苦趣是爲人天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修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感召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弟恭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是故在家不能持

此五戒者卽五常備矣謂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卽成德之君子矣是故持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旣持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苦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誦經回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投托蓮花以爲父母花開見佛從此永出生死輪迴之苦長揖三界是名菩薩此

念佛工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方者
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此外別求
皆爲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化同類一人一家以
及一鄉一郡通都爲佛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
心真切一念奉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
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中堅硬
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
妄身當在何處如此諦觀此心久久純熟身相忽空

種種煩惱皆從妄想顛倒而生如夢顛倒本來不有
當煩惱時直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
則妄想不生妄想不生則念頓空身心忽空則一切
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卽入清涼極樂國矣此觀喫緊
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但將阿彌陀佛審
實話頭切切不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拶則妄
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專逐妄想流轉攀緣不
停以滋苦耳以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
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却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
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示吳啓高

啟高久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授戒法爲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諮名福常別號淨心居士爲授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爲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衆苦所聚故名堪忍愚迷者以苦爲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爲顛倒故舉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即是大智慧人但有一念返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卽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設

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滅則福增心淨則爲淨土之因苦滅則爲極樂之本福增則爲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衆苦可斷衆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則永超苦道常住極樂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爲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卽是出世之行矣雖未出家卽名佛子從今果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夙染貪瞋癡愛種種煩惱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卽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卽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爲莊嚴淨

上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
示離當人一念是爲真實法行所謂真常之福從淨
心中生謂是故也子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
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曰長
矣珍重珍重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須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爲求出生死若
爲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
聚愚癡之人但知爲一身貪求種種口脣受用將以
爲樂不知樂是苦因旣知是苦必發心修行求出

苦之道修行之要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
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爲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
樂次要了知現前日用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摠
非真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
非是罪卽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如今發心修行第
一要着破此心是妄想凡起心動念處便是業根切
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
看破看破則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
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

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
起處卽提起一聲佛來是爲正念正念現前則妄念
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
念爲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爲客主客若分久久純熟
則妄想自消真心自顯矣禪人若果有志爲生死大
事但以此一念爲真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
乃至攀緣交游放浪皆是顛倒癡迷之事也如是止
絕外緣收攝身心謹守戒律單求一心若終身不易
其志可謂不負出家亦不虛生一世也若不務實行
專事虛浮縱放六情游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

浪死抑恐作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示徐清之

余丙辰冬日遊雙徑歸過吳門清之居士延余齋於
山中余觀其莖年秀發挺挺玉立而中心誠篤是知
爲夙習般若善根人也暨余授老匡山頌書來乞法
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
者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
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餓鬼三
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
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

前分別了知之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嗔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成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爲十善則爲人天妙樂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爲聲聞出苦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度之行化度衆生則爲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

法當情生佛平等卽爲成佛之因是故從上諸祖頓悟自心聖凡不立是爲超佛越祖單傳直指教外別傳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清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爲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爲不二法門也居士若能躋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凡於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而爲煩惱之所障礙纔見起處卽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水消身心化作清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

大解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示若曇成禪人

成禪人向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青蓮社專以持誦法華經爲業故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能背誦而後入堂故海內學人有志者必至不數年間而能持者數十輩去住不一唯禪人以此爲歸宿壹志不移曰爲常課遂以此爲盡形壽焉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爲成佛真種故述其往因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得聞此經展轉傳持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

世世共生一處以持此經爲行故昔受化者直至今生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乃的示此經爲成佛正因真種也故委明持經之法師卽於現世父母所生六根必得清淨如經具明金口親宣非虛語也此經自入中土而受持者多獨南嶽思大禪師所悟精深而弟子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請正思大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故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是知此經爲成佛之妙行明矣惟六祖

大師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又示持此經者
第一義門也禪人今持此經是悟而持之耶抑未悟
而持之耶若悟之而持則一事一行無非真因舉手
低頭皆已成佛一色一香皆歸中道是則凡於日用
見色聞聲目前現證無物而非一卷真經世諦語言
八耳皆成廣長舌相斯則諸法實相觸處洞然頓將
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憎煩惱種子盡化爲光明藏
矣若未悟而持則徒以紙墨文言爲妙法以循行數
字爲持經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此何異以水泡爲
摩尼以蒸沙爲飯本耶禪人試向未展卷軸已前突

開頂門正眼爍破無明則諸法實相昭然目前如此
則卷舒自在語默常然是所謂入息不居陰界出息
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是受持是真
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不然則牛皮未透豈圖遮
眼而已耶禪人慎勿爲法華所轉也

示觀智雲禪人

往余少年行脚於都下遊於講肆遇樂天公心相莫
逆每於饑寒困苦無不周旋余心所感不啻骨肉余
住東海時公之弟子智境依爲侍者及余被放嶺外
境乃擔簦相隨至雷陽因受瘴毒死而復甦越三年

樂公復問余於瘴鄉義何高也又十五年境復走五
羊竟死於韶陽道中嗟乎有人如此安可忘之耶余
出嶺之南嶽適樂公之法孫慧雲字觀智者遠來叅
請自述歸依之心云自知老人以來卽見一字一語
無不珍藏佩服今十餘年矣是受法之心誠且重矣
老人投老匡山雲乃遠來從事老人深喜其爲人沉
重寡言真實無僞爲法情深生死心切末法中學人
求如此者不多見且因感與樂天公三世之義誠多
劫之緣禪人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學道人以等心死
誓爲出生死第一義又放下爲人道之要古人云志

當歸一久而不退他日必知如道所歸然此五乳爲
老人歸真之所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今幸
有此草錐之地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生則同修死
則同歸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於此集二三同志
老者率領專心念佛精修淨業更無異志誓死爲期
則法道常存慧命不斷是不負歸依之念也應念爾
祖與老人有三世之誼自當以義爲質絕無貳念若
別存一念則非真實爲生死人凡居常務要以法爲
懷綱維鼓林調和大衆內外一體賓主一心兼忘人
我勦絕是非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卽此心

地清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爾其念哉勗哉

示凝畜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嚴是爲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叅禪者多被邪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墮我慢魔境外道種是大可憂况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唯自誤抑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真修最爲要妙然念佛雖易世人不知都輕視爲尋常殊不知爲真實出生死之路但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卽是叅禪更無二致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

想貪瞋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歷歷分明心心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筈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着力靠定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雜不亂久之夢寐一如若是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生死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靈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勉之

示沙彌弘道字任持

出家本意爲出生死志求佛道下化衆生自他二利

故吾佛捨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方成正覺出世說法教諸弟子先要捨離世間深重恩愛剝除鬚髮身著袈裟形儀異俗以表遠塵離垢之行初教弟子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唯以悟道爲懷以利生爲事非求世間安逸如意受用縱浪身心隨情造業爲出家之行也如此不但虛消信施空過一生抑取將來三途長劫之劇苦可不哀歟故今末法出家兒縱不能如佛初制有能志出生死深求教法依教眞修了悟自心弘法利生續佛慧命將以上報佛恩君恩親恩是不負出家之大因緣也今生幸遇善知識親近佛法

若乃悠悠歲月虛度時光若不刻苦勵志是當回錯過再出頭來百千萬劫難求今日也沙彌弘道請益示之以此因字之曰任持

示達德禪人字齊一書華嚴經

法性禪人達德來叅曹溪老人字之曰齊一時爲開示楞嚴宗旨禪人同志數輩日夜精勤老人喜其爲法化旋轉之一機也禪人發願書華嚴大經以種法緣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法界尊經諸佛之慧命衆生之性地萬行之根本成佛之徑路也故曰一字法門海量書而不盡子若爲書之耶但一塵中具含

無盡法界經云於一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塵中有大經卷剖破微塵出此經卷利益衆生攝化無窮是則有人若能破此一塵則大千經卷一時頓現又何庸夫循行逐字區區次第勞筋苦骨耶然一微塵者何乃衆生介爾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乃衆生本有之性德也是則若有大力量人苟能頓破無始以來一念妄想顛倒之心則本有恒沙性德一時齊現若能作如是觀作如是書則未舉筆前此一部廣大真經圓滿具足斯卽日用舉手低頭拈匙舉筋咳唾掉臂皆是普賢

妙行矣若能如是書寫可謂善持諸佛如來慧命善開自性善修妙行矣又豈值搆摺紙墨文字而可涯量哉第恐汝歷劫以來無明堅厚煩惱根深業障覆蔽當發殷重心堅持禁戒日夜精勤禮拜諸佛菩薩請求加被作大懺悔庶可究竟此事以此大法非薄福衆生之所能持故曰若能信此法者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子當生無量難遭之想發最上堅固不退之心乃於此少分相應耳若以尋常世諦恒情作戲論事則返增無量慢法之罪矣子其勉之

示大凡禪人

禪人家文江幼從諸生中年棄業遨遊江湖因江行
遭風覆舟墮波濤急流中極力稱觀音菩薩名忽從
覆出憑舟底得達彼岸同舟數人皆沉溺獨已不死
遂發心出家因向從大中丞鄒公遊卽成就薙髮以
未得出世師猶泛泛也萬曆丁巳夏老人投老匡山
之五乳凡向居五老峰因來叅禮時聞法要心開意
解至癸亥老人重歸曹溪凡持中丞書來訊是得從
衆受具因法名福集時爲衆演楞嚴宗旨凡隨聽次
至十二類生處大發感省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

已矣哉一切衆生流轉苦道者良由一念妄想之過
咎也原其各各本心與十方佛無二無別但因最初
一念無明迷本圓明清淨真心遂生妄想妄想積迷
起貪瞋癡造殺盜淫妄種種諸業以妄想不斷故生
死苦果無窮流轉不已今佛明言因一念妄想薰變
十二類生况衆生日用念念妄想念念受薰則一日
一夜生死無窮况有識已來乃至盡命念念妄想所
作惡業安可籌算且佛又云此十二類亦各各具十
二類生如此則交相薰發業因苦果又豈可得而思
議耶誠謂妄想不休則生死之苦無已亦不大可哀

也哉禪人既秉佛教當遵佛語大生慚愧恐懼發無
上心從今將一徃生平馳逐攀緣妄想之心一齊收
攝放下折合向一句阿彌陀佛上消歸自己本命元
辰念念不移心心不斷以前妄想乃造生死之染因
也念佛一念乃出生死之淨因也果能將此淨念薰
前染汚苦因變而爲淨土真因則頓令無量劫來生
死苦因苦果變而爲淨土樂因樂果矣揔之聖凡本
無二路皆由染淨薰變之力耳出苦之要捨此一念
向外別求玄妙知見不異涉河求井而止渴也修行
若不單究一念妄想唯縱口談玄妙知見揔爲自欺

豈欺人哉禪人何幸得聞正法真修行路若遲回任
意循情豈但虛負此生再出頭來未必能似今日也
嗟嗟老矣苟能從今一念回頭卽未盡之年尚有餘
日尤勝虛生浪死也勉旃

答蕭玄圃少宰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
彌滿清淨聖凡不立不爲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卽
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既而悟徹此心則於
日用應緣一切境界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蹤跡
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真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真

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
妄想機械所爲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光明人人
具足本無欠缺但以我見堅固凡有所作必以爲已
功執所見爲必是故以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
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
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卽今不能頓悟不得見前
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嗔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
心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瀉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

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不是
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
可用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
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向未起心動念處立
定脚跟返觀內照但於一念起處卽追審此念從何
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
下水消矣然所忌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
相續則流而忘返也

示周子寅

已下海印遺稿附

山居今日大衆結制海印據座說法華經爾時足下

手書至且有佳果足占足下亦法會中人乃先得道
果者此非瓦卜也前書云云殆非敢僭妄第婆心太
切深念白日如流耳日業正此不爽亦可漸入不二
法門但其中日用頭念念皆生滅心行安能寂滅
爲樂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
至於種種應緣處當下着實猛地返觀內照觀此種
種作爲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卽今滅向甚麼處
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
流處煩惱無故生起處着實一觀覷定看他畢竟是
何物向何處起滅追到掃踪絕跡處如沸湯鍋裏點

片雪相似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纔有絲毫一念
懶墮懈怠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此正是病根
發作便向這裏猛然剔起眉毛不可被他纏縛住纔
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袞也切忌切忌
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死急靠定與之厮挨若遇
種種惡習起時卽將此話頭奮力提起望空一揮不
管是魔是佛是煩惱習氣是善惡思量一切情塵一
齊頓斷如斬亂絲如此做工夫不妨讀書不妨作文
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着作文就看此文從何
處流出也不妨迎賓待客喫茶喫飯屎尿放尿一切

處無用纖毫縫隙如此安心再與永嘉所說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一般不是一般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請自試看足下倘見信不謬始知顏子心齋三月大爲可矣先示來文二首媿老眼非知文者大段如玉葉金花豈不藹然蔚然可觀第非造化生成者不免落刀斧痕耳此足下之通病也然文章自有天然之妙如風行水上自爾成文波波而一派寒光中含明月此則可謂入聖超玄足下何不勉力於此而此處實不易到則秘密法門全在自性中流出圓覺經一部

足下讀熟每日早晚以當功課俟來春面時相與決擇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自媿爲足下未徹非不徹恐足下信心未徹耳今見足下信心漸增曰近清淨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剋與足下何時得徹若足下因循不徹則海印自徹去也何如何如人世可悲斯道可悲望足下心更可悲耳

又

來書請益甚是真切但足下於空幻二字未得諦當故於心境不無其礙耳以足下將空作絕無會將幻作變幻會故此不能融通不得自在且又於取字未

看透徹所以工夫難做今爲足下說破則了然無復疑慮矣然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傍若無人豈傍真無人耶第高舉者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謂幻者非變恠之幻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然此筒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真實也旣非真實卽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人旣非真豈不是空耶此豈絕無之謂耶是則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着以爲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誠恐世人淪於斷滅復說幻字以遺

其斷滅之見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說如幻耳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頓見其妙所言空卽幻有以觀空名曰真空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名曰妙有由其空故心非斷滅由妙有故境是無生境旣無生則心何取着心旣非斷則妄念何存妄念不存將何心而取境境本是幻將何境而牽心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于何不樂此所謂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實名曰若無而靈心獨照妄心頓歇名曰亦無耳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真心

戒且此真心本自靈明常然寂照元非是物更名何物耶何以爲妄心取境執着不化者是何以爲真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而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如此用心有何挂礙所謂自心取自心所以非幻成幻法意欲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耶正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愛憎何由起斯則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耶物既不礙人而人又何礙於物耶良由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無他但堅執人我是非錙銖較計毫髮不遺種種執着堅執不化一切自身功名富貴白心聰明知見種種惡

習以爲勝妙故取之以爲已有所驕矜恃氣與物作對而且又目前虛文飾貌幻化莊嚴以爲得失人情取捨等相如此境界交攻與接爲構日以心闢日夜相代乎前未嘗一念暫息者又何由而得自在耶摠之無他唯其不達心境無生如幻不實耳若了達一念無生如幻則一切苦樂憂患得失愛憎取捨情狀當下瓦解冰消矣故曰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此所謂一念頓到佛家非虛語也以足下用心功夫苦切於此且云過此卽極樂田地矣足下但觀一切妄念起滅處一切境界起滅處無非是

幻化不實則心自然不奔境界自然不牽心矣往來應緣則一念虛明靈然獨照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野馬陽燄如此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卽消憑他甚麼妄心一覷便滅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擾又有何妄境而可擾心者哉此番說話乃海印極力爲足下通身吐露徹底掀翻足下更莫懷疑切不得思前算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俱是障道因緣也至若大比功名之心切不可將此橫在胸中若橫之則爲大法障此事前緣大命安排已就又何

必預慮其得失耶但自盡心盡力舉業文字不可生癩墮想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耳必若老人此語目前卽是極樂人矣信手呵筆不覺卽當如許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別恍惚數月流光迅疾日月欺人如此豈不痛念浮世危脆百年如隙駒耶每聞足下精進倍常歡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擬尊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相與印證旣徃工夫而決擇之此想實真不覺形諸夢事可咲道人亦墮情見乃余且時方休夏日來飽軒白

雲眉未伸而忽報足下使者持手書至開函如見顏色細讀三復字字皆瀝肝膽也每愛足下渾金璞玉之質故其心光流溢皆燁然奪目固喜不自勝及咏請益數語深見足下念道篤切懇到之至而又悲喜交集所悲者人莫不具此靈知廣大光明之性德而皆自昧自棄恍若夜行所謂醉生夢死者所喜者喜足下處富貴紛華轂中以喧囂之習染一旦轉爲問道之資此難之難且足下自見其難非深昧力行者何能如此況此一段大事因緣乃太上事殊非目前幻化者比今足下一旦信之不疑處之自慊豈不毅

然大丈夫哉鄙人竊謂東隱文運開于尊人而又足下聞道蚤之若此實兩間勝事千古奇緣而足下家聲並振獨擅雙美此之歡喜豈尋常哉卽足下所云今日之進因坐以求靜因靜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門最爲切當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達心昧之妙故靜久而欲有聞且又疑泛然若無所歸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秘訣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爲勞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傳曰知止而後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且心旣不定安得快意當前而祇懼之念卒以勝夫恣肆之心耶幸足下

知其不能勝而終有以勝之也承索所以治心條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處乃鄙人所以大有望于足下者今既肯心自許返乃秘吝乎第恐足下始于吾佛法中未得多聞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爲昔日見聞之陳習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頗之効耳大段吾門從上佛祖教人之法門路雖多總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不過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極爲詳悉敬付一冊足下熟讀玩味至於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忘緣之後寂寂

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不出止觀等持三門而已此集中奢摩他止也毘婆舍那觀也優畢又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請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至於止觀捷徑之法容再書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

又

自入山中數語而別知信力益增漸得靜勝大槩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維

染流轉習之深且厚矣卽今一念信心始發輒于旦
夕之計而欲遏永劫之長流其勢誠不易卽此一
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若非積劫善根靈苗遇時而
萌芽始抽而華果敷實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否
則頓見枯焦矣此則法雨潤灌之功不可少耳承時
遇境遇緣以事處事此正隨寓而安久久純熟更加
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然以吾人本自解脫所以
煩惱不解脫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縛着不解脫耳無
怪其然良以向來世情濃厚習染純熟熟處難忘故
觸之便發故曰吾未見好德而好色者也若以彼易

此則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生則踈踈則遠遠則淡淡
則忘忘則不假求脫而自不縛矣久之而此心泰定
則目前千態萬狀視之若空華水月陽燄冰河耳本
無可縛着又何求脫耶此乃佛祖心印大人境界非
大丈夫大力量人斷斷乎難入此境若果奮力而深
入之則世出世間無一法而不可作者其功名事業
資緒餘耳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
家此非虛語也願足下努力自持所云止觀爲解脫
計此止觀一門不獨爲足下脫計卽三世諸佛一切
聖人皆從此一門深入而出苦海證真常者所患不

得其要耳云肇公物不遷語得力此非足下大根器
不能入此老門閫且於以事處事事皆然此則大
似有知肇公處然獨於日月麗天句不徹若此不徹
則知肇公不徹不徹則非真得力也此語老人疑之
數年畢竟於苦心中獨然自省自爾以來應緣得力
處多借此老之語足下出門卽見信誠非小緣老人
不惜爲說破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足下但將此
句橫之在心於一切動作云爲處一切聲色貨利處
一切逆順境緣處一切喜怒哀樂處一切愛憎取捨
處凡係流動之境卽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
是不遷處如何是常靜處如何是不流處如何是不
動處如何是不周處如此看來看去忽然爆地看破
此語則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真不自欺也子
其勉之

示黃惟恒

閉關卻掃屏絕外緣乃世間第一等討便宜事而諸
人驚恠難能者何也蓋由痴狂外面走者滔滔皆是
也卽不以讀書舉業事而如此者可不快乎然足下
輩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徃徃將世佛法
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若此處話作兩橛則一

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
兩橛也海印頻頻爲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
只爲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更無纖毫可增
添也宗鏡云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特由吾人不
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
假禪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吾人苟能真知明見
一心之靈明廓徹廣大虛寂了無纖毫情塵愛憎等
障則佛祖亦退三舍又何用殘茶剩飯黃葉空拳耶
足下今云習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
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

誑總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達自心則宗爲邪解邪
染皆墮識情窠臼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
皆非究竟真實處殊不知教乃佛眼禪乃佛心二非
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這等知
見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已靈
耳曾記古人有問者云古人饑時喫飯困時打眠便
是道今人饑時喫飯困來打眠爲什麼不是道答曰
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喫飯
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算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
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

天魔膽碎陰鬼覓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
寸絲不挂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便
讀書不讀卽拈向一邊不許挂一字要作文便作文
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算乃至喫茶喫飯就喫
茶喫飯要打眠便打眠要痢屎放尿便痢屎放尿撞
着便了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覓鬼子一般乾乾淨
淨潔潔白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裏如此單刀直
入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己胸
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渾畜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
便是渾畜時如此不爲動靜明暗所轉不爲種種伎

量所移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
若果見信便撩起向這裏入珍重珍重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
是妄想造業之本第三要眞眞看破世間功名富貴
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
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
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叅禪
學道作福之事永不可得况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
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

境界自然冷淡心地自然清淨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口頭伎倆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貪不愛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爲載道之本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清淨空寂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生滅靈然常照而此根身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而此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冤親平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

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矣現宰官身而說法卽此是名報佛恩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已靈無忘此說珍重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往太史公牛馬走周伯子從幻人遊於海印有曰王生者從伯子遊亦有曰凡伯子所習太史公業靡不授王生是故王生因伯子亦得求授戒于海印海印視王生不減伯子推伯子之愛王生者亦愛之蓋吾法貴平等以法性平等故也人者無論貴賤高下一

以等心視之是故幻人之教王生亦無論弟子弟子也初王生諱廷佐字子瞻王生意謂諱俗而字犯古也故亦請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質也傳語有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者實之賓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於心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狎習染汚於性德者之謂也夫吾人者性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美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

交蔽汨昏其中薰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之固然是以火馳於昏迷之境本明之德翫視爲異物故昏者曰昏明者曰昧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投戒水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他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也卽儒所謂明德者是已今夫人者智光不朗故明德曰昏今欲復明德而返天真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就義戒邪嬖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此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歛而三業清此所謂滌舊染進

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諱曰言字
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示周子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閫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淫不妄
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嗔痴此佛之戒也噫以吾
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也但以習染之污故日就汨

昏沉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與聲色
味香觸法相對膠固綢繆與接爲構日以心闢長迷
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爲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
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真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
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
而巳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於此故因書此以
示之且字之曰子潛者蓋古語有桂生幽壑終抱
彌年之丹意將翼其深根寧極也

示祖定沙彌

余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而過者靡不刮目垂涎
希一嚮之味此恒情也每見吾徒稱沙門釋子者身
處旃檀之林足履清涼之地歷大法之肆羅無上醍
醐甘露妙味則邈視之如鴆毒可不悲歟雖然蓋不
知味之過也藉使知之豈讓嗜嚮之情哉吾佛最初
出世卽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此卽以甘露陳于周
道翼人人而味之同入不死之鄉矣過而味之者幾
何人哉余隨緣入王舍城止慈氏園林適開甘露之
肆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叅大宰官知識問莊嚴佛
土最上法門因指入林中卽得餐采此甘露法味所

言甘露法者卽四根本重戒也嗟乎人者久矣沉醉
生死之場成就鐵牀苦具靡不依此媼殺盜妄四者
而立至於諸佛淨土莊嚴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就
故曰永斷媼心方成佛道等今沙彌將欲闢瓦礫而
作鼓林轉穢邦而成淨土若不翻破四根而作四而
清涼池豈能化三毒而爲三種解脫地耶是故海印
老人讚言佛子若欲成就無盡功德法門應當善學
此波羅提木叉爲第一義諦一切法門因從此入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應如是

任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任而生其心又云信心清淨卽生實相然實相無相于何有生良由生卽無生則住本無住信心如此則五蘊清涼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是降伏卽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將問持心之方余卽告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蓋敏雖行速不若調伏履眞也至若相卽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爲無相故又刻之以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卽生實相也

示澄鑑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爲仁以三省四勿爲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爲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弘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爲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麓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爲實學以已見爲眞叅以游譚爲順物以縱浪爲適情以吊靡爲容衆以恣肆爲養志以安飽爲調身以緣想爲正心以束斂爲苦形以端莊爲恃傲以

克念爲自苦以精持爲矯飭以道業爲長物以身世爲金剛以生死爲餘事是故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耳如此者求望于古人亦難乎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曰昏而志曰喪風日靡而行曰薄教曰頽而法曰毀矣由其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醇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己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與

與足下苦語十年如教酒人齋莊非不儼然蕭恭要之蕭恭亦酒態也今讀足下手書始恍然從醉夢覺令人愴然心悲復欣然大喜以舉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貴我獨醒耳旣讀足下文果迥超乘至若漆雕開深見足下肝膽也豈當何如且索曰之定課此丈夫之雄猛固當如是嘗謂蘓季子一口舌之夫耳其所志富貴則奮發無當每治縱怠則懸梁刺股竟酬其志况出世聖賢豈值一夫無上妙道豈多金比耶越王遭會稽之耻志報吳讐乃卧薪嘗膽二十餘年其竟以霸然歷劫貪愛豈值吳讐幽囚生死

困辱形骸豈值會稽之耻苟足下不懷切齒之恨而
忘卧薪嘗膽之心不能以懸梁刺股自創又將何以
酬初志雪大耻乎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名故志於道德者功名次之志於功名者富貴次之
志於富貴則無不爲已足下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
而可樂其他又何以嬰心孔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亦云苟有道義之樂則
形骸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則無事矣又何可嬰心處
之而不泰然耶願足下勉旃

示趙卿雲

幻人生爲長物所幸托跡空門甘心巖穴者二十餘
年卽卧此山海者亦十年所矣間嘗切志古人向上
事仇視死生癡觀四大恨不卽長揖濁世弟以鈍根
重習不能頓悟本有多負初心良用飲愧今已年登
天命尚悠悠食息愧然空谷不知虛聲何自而入當
世君子之耳徃徃勞黜齒頰此蓋好事聊托煙霞之
遐想耳殆非幻人之實實也比幸尊人宦游卽墨幻
人不獨仰藉威靈爲護法地且得令弟孟清爲物外
游而又因之私淑足下者神交三千里外緣非淺淺
徃辱惠書讀之令人妄想飛越此非頭陀定力不深

良由足下精誠動人雖攄寂光無不感之躍然而起也况在血氣者乎披誦佳製幻人愧非知言者惟覺異香紛拂如析梅檀片片非凡品也至若机中論道數語極爲真切且謂宣尼假而見世尊定不止猶龍之歎此語深見足下心也所謂道無二致人無兩心所習者異故所趣者殊繫以已見爲真是以不見爲果非者此正一曲之士誠如夏虫安可以語冰乎惟足下神駿超逸信道至篤未登法門閭奧而猶慨然作如是說若肯降心此道歸命楞嚴圓覺時預雲棲之法席頻叩德園之丈室而得觀聽甚深必得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矣良以此道第一要夙習般若根深次則稟受有據而以信心爲初地觀足下般若甚深信心不淺倘能留神此中一旦妙悟已靈回視章句居然化臭腐爲神奇將大現宰官而作佛事矣豈值區區縫綴而已哉以足下見信之真且得恃賢父子兄弟之愛良法親也敢咨腹心不爲懇倒高明能無意乎

示趙孟清

自足下北遊無日不望東歸也徂夏及秋杳然無問殊爲懸懸昨暮忽得手書開函如見顏色讀之委悉

尊人起居狀令人詫嘆不已世道崎嶇亦至於此披足下裏曲縷縷寒暄世態此其固然又何芥蒂不然非濁世矣惟足下抱尊人屈而鄙人亦抱足下耻以足下蚤耽人僞而未聞大道也嘗謂大丈夫生天壤間不爲徒然卽不能從事太自上當奮發取封侯萬里功勒燕然名垂竹帛尊君榮親如觀掌果又何規規細故乎此終軍所以棄孺斑生所以投筆也雕虫小技壯夫不爲况足下表表駿骨英氣逼人清年秀發猶可及時努力以志前修此心往者業已爲足下深談之矣此行固爲尊人屈或爲足下榮未可量也

倘能頓轡藝場志求大道其生平建立歸路不遠彼岸非遙設或猶事清談傲然終日足下自視何如哉嘗謂王謝風流冠世而右軍墨池未乾東山奕局尚爾其視鐵甲十萬如博馬戲籌此豈悠悠談笑者乎願足下努力圖之聞戒行不遠似不能面別後緣未卜期在三生耶此報足下生平以結出世因緣耳

示王牧長周世父

嘗謂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此古語也余則謂之不然何也蓋人與物皆具靈覺之性此性均賦而同稟者也曷常有人物之間然而畢竟所以異於物者以其

物具而不知人則知其所具者耳是則知其本具而盡之者謂之聖知其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知而肯求其盡者謂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知而不真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知而不明執一介爲必當者謂之狷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恠與夫不知而不求則物而已矣嗟乎此人與物殊唯知與不求與不求之間雖相去毫釐其失則千里矣所以聖人與天地參豈分外事耶天地至大也而人猶與之參况世之功名事業目外至者乎所以此段光明本吾性德所具不假外求以迷之爲凡悟之爲聖性無

迷悟而人自迷自悟耳竊觀世之君子孰不心憤憤口悱悱眇視千古咳唾風雲雖伊周事業猶不足覩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果何以故及與談心之妙亦未嘗不聲咳擊節及與之言佛則望望然不顧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豪傑之士亦不免坐蔽於此此何以故殆非知之過其實不知之過也又非不知之過其實不信心之過也藉若不信佛則舉世必稱爲毅然大丈夫矣至若不信心又將何以稱之哉余竊謂之非真不信心蓋未有以真心告之者假而朝夕以

真心實語薰陶漸染之雖不能自信而抑將與之俱
化矣所以世之君子生而聞見乃耳目之常卽天縱
之聰明且將亦與彼俱化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斯言可畏哉其中非夙具般若根深而秉至剛至大
之氣者決不能猛然奮迅而大起之正孟子所謂大
丈夫者謂是故也三齊古俗何如而今雖昭代文明
則超越百代至若信心求盡性工夫者猶萬一也嗟
乎長夜之歎爲誰而興余自韶年事筆硯弱冠卽投
之今幾三十年矣甘心寒巖萬丈冰雪中濱萬死一
生者不知其數矣卽今置身東海空山大澤之間冒

險阻履危機幾不免虎口者蓋亦數矣嗟乎此果何
謂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所以
抱長夜之歎而飲泣與東海競流何敢以此置喙雖
然一管灰飛而大地春生一葉辭柯而滿空秋至第
感之不深而應之不至耳年來茲土君子二三其丈
夫骨見信自心者津津汗浹兩腋而陽和之調將見
不無其賞矣余將骨化長波又復何憾王生牧長周
生世父以癸巳冬日具信心而未入海印其道味天
然畧無毫髮拘拘俗習余深歎其爲奇男子矣雖然
牧長牧長世父世父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斯

固爲美余窮望其求之而願盡其性者勉之不望其
作佛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將見治隆上古
道復軒皇而此土羣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
極樂之鄉也雖然子其勉之未有不盡于已而望盡
於人亦未有不化其已而化于人者吾人所以不化
者皆俗習濃厚堅固我執而不化此在已不化安望
其化化子其勉之子其勉之子其不勉何以稱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
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

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
當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於功名或曰
有志於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佳及乎稍遇
挫辱憂患饑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
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滯蕩則樂以
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
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他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
挫辱憂患饑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於薪車而人不
小於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
此可與言志

示量黃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逸
志不一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
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
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所輕益其所損取其人所
棄得其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然而無
對者也

愍山老人夢遊全集卷五終

江州佛弟子左春魁同男左克勤發心刻
愍大師法語第五卷計字貳萬貳千一百二
十六個該銀壹拾壹兩壹錢整
五乳峯侍者廣益編對 海陽鄭一相書



